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十八回 恣瘋狂家庭現怪狀 避險惡母子議離鄉

我見母親安然無恙，便上前拜見。我母親吃驚怒道：「誰叫你回來的，你接到了我的信麼？」我道：「只有吳家老太太帶去的回信是收到的，並沒有接到第二封信。」我母親道：「這封信發了半個月了，怎麼還沒有收到？」我此時不及查問寄信及電報的事，拜見過母親之後，又過來拜見孀娘。我那位堂房姊姊也從房裡出來，彼此相見。原來我這位孀娘，是我母親的嫡堂妯娌，族中多少人，只有這位孀娘和我母親最相得。我的這位叔父，在七八年前，早就身故了。這位姊姊就是孀娘的女兒，上前年出嫁的，去年那姊夫可也死了。母女兩人，恰是一對寡婦。我母親因為我出門去了，所以都接到家裡來住，一則彼此都有個照應，二則也能解寂寞。表過不提。當下我一一相見已畢，才問我母親給我的信是甚麼信。我母親歎道：「這話也一言難盡。你老遠的回來，也歇一歇再談罷。」我道：「孩兒自從接了電報之後，心慌意亂……」這句話還沒有往下說，我母親大驚道：「你接了誰的電報？」我也吃驚道：「這電報不是母親叫人打的麼？」母親道：「我何嘗打過甚麼電報！那電報說些甚麼？」我道：「那電報說的是母親病重了，叫孩兒趕快回來。」我母親聽了，對著我孀娘道：「孀孀，這可又是他們作怪的了。」孀娘道：「打電報叫他回來也罷了，怎麼還咒人家病重呢！」母親問我道：「你今天上岸回來的時候，在路上有遇見甚麼人沒有？」我道：「沒有遇見甚麼人。」母親道：「那麼你這兩天先不要出去，等商量定了主意再講。」

我此時滿腹狐疑，不知究竟為了甚麼事，又不好十分追問，只得搭訕著檢點一切行李，說些別後的話。我把到南京以後的情節，一一告知。我母親聽了，不覺淌下淚來道：「要不是吳繼之，我的兒此刻不知流落到甚麼樣子了！你此刻還打算回南京去麼？」我道：「原打算要回去的。」我母親道：「你這一回來，不定繼之那裡另外請了人，你不是白回去麼？」我道：「這不見得。我來的時候，繼之還再三叫我早點回去呢。」我母親對我孀娘道：「不如我們同到南京去了，倒也乾淨。」孀娘道：「好是好的，然而姪少爺已經回來了，終久不能不露面，且把這些冤鬼打發開了再說罷。」我道：「到底家裡出了甚麼事？好孀孀，告訴了我罷。」孀娘道：「沒有甚麼事，只因上月落了幾天雨，祠堂裡被雷打了一個屋角，說是要修理。這裡的族長，就是你的大叔公，倡議要眾人分派，派到你名下要出一百兩銀子。你母親不肯答應，說是族中人丁不少，修理這點點屋角，不過幾十吊錢的事，怎麼要派起我們一百兩來！就是我們全承認了修理費，也用不了這些。從此之後，就天天鬧個不休。還有許多小零碎的事，此刻一言也難盡述。後來你母親沒了法子想，只推說等你回來再講，自從說出這句話去，就安靜了好幾天。你母親就寫了信去知照你，叫你且不要回來。誰知你又接了甚麼電報。想來這電報是他們打去，要騙你回來的，所以你母親叫你這幾天不要露面，等想定了對付他們的法子再講。」我道：「本來我們族中人類不齊，我早知道的。母親說都到了南京去，這也是避地之一法。且等我慢慢想個好主意，先要發付了他們。」我母親道：「憑你怎麼發付，我是不拿出錢去的。」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們自己的錢，怎麼肯胡亂給人家呢。」我道：「是。」母親道：「你先寄過五十兩回來，那五千銀子，就是五釐週息，也有二百五十兩呀。」我聽了這話，只得把伯父對我說，王姐香借去三千的話，說了一遍。

我母親默默無言，歇了一會，天色晚了，老媽子弄上晚飯來吃了。掌上燈，我母親取出一本帳簿來道：「這是運靈柩回來的時候，你伯父給我的帳。你且看看，是些甚麼開銷。」我拿過來一看，就是張鼎臣交出來的盤店那一本帳，內中一柱一柱列的很是清楚。到後來就是我伯父寫的帳了。只見頭一筆就付銀二百兩，底下注著代應酬用；以後是幾筆不相干的零用帳；往下又是付銀三百兩，也注著代應酬用；像這麼的帳，不下七八筆，付去了一千八百兩。後來又有一筆是付找房價銀一千五百兩。我莫名其妙道：「甚麼找房價呢？」母親道：「這個是你伯父說的，現在這一所房子是祖父遺下的東西，應該他們弟兄三個分住。此刻他及你叔叔都是出門的人，這房子分不著了，估起價來，可以值得二千多銀子，他叫我將來估了價，把房價派了出來，這房子就算是我們的了，所以取去一千五百銀子，他要了七百五，還有那七百五寄給你叔叔的。」我道：「還有那些金子呢？」母親道：「哪裡有甚麼金子，我不知道。」只這一番回答，我心中猶如照了一面大鏡子一般，前後的事，都了然明白，眼見得甚麼存莊生息的那五千銀子，也有九分靠不住的了。家中的族人又是這樣，不如依了母親的話，搬到南京去罷。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。

忽聽得外面有人打門，「砰訶訶」的打得很重。小丫頭名叫春蘭的，出去開了門，外面便走進一個人來。春蘭翻身進來道：「二太爺來了！」我要出去，母親道：「你且不要露面。」我道：「不要緊，醜媳婦總要見翁姑的。」說著出去了。母親還要攔時，已經攔我不住。我走到外面，見是我的一位嫡堂伯父，號叫子英的，不知在那裡吃酒吃的滿臉通紅，反背著雙手，蹙蹙著進來，向前走三步，往後退兩步的，在那裡朦朧著一雙眼睛。一見了我，便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回來了麼？幾……幾時到的？」我道：「方才到的。」子英道：「請你吃……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他那三個字的一句話還不曾說了，忽然舉起那反背的手來，拿著明晃晃的一把大刀，劈頭便砍。我連忙一閃，春蘭在旁邊「哇」的一聲，哭將起來。子英道：「你……你哭，先完了你！」說著提刀撲將過去，嚇得春蘭哭喊著飛跑去了。

我正要上前去勸時，不料他立腳不穩，「訶」的一聲，跌倒在地，「叮噹」一響，那把刀已經跌在二尺之外。我心中又好氣，又好惱。只見他躺在地下，亂嚷起來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姪兒子打伯父了！」此時我母親、孀娘、姊姊，都出來了。我母親只氣得面白唇青，一句話也沒有，孀娘也是徬徨失措。我便上前去攙他起來，一面說道：「伯父有話好好的說，不要動怒。」我姊姊在旁邊道：「伯父起來罷，這地下冷呢。」子英道：「冷死了，少不了你們抵命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起來。我道：「伯父到底為了甚麼事情動氣？」子英道：「你不要管我，我今天輸的狠了，要見一個殺一個！」我道：「不過輸了錢，何必這樣動氣呢？」子英道：「哼！你知道我輸了多少？」我道：「這個姪兒哪裡知道。」子英忽地裡直跳起來道：「你賠還我五兩銀子！」我道：「五兩只怕不夠了呢。」子英道：「我不管你夠不夠，你老子是發了財的人！你今天沒有，就拚一個你死我活！」我連忙道：「有，有。」隨手在身邊取出一個小皮夾來一看，裡面只剩了一元錢，七八個小角子，便一齊傾了出來道：「這個先送給伯父罷。」他伸手接了，拾起那刀子，一言不發，起來就走。我送他出去，順便關門。他卻回過頭來道：「姪哥，我不過借來做本錢，明日贏了還你。」說著去了。我關好了門，重複進內。我母親道：「你給了他多少？」我道：「沒有多少。」母親道：「照你這樣給起來，除非真是發了財；只怕發了財，也供應他們不起呢！」我道：「母親放心，孩兒自有道理。」母親道：「我的錢是不動的。」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當下大家又把子英拿刀拚命的話，說笑了一番，各自歸寢。

一夜無話。明日我檢出了繼之給我的信，走到繼之家裡，見了吳伯衡，交了信。伯衡看過道：「你要用多少呢？」我道：「請先借給我一百元。」伯衡依言，取了一百元交給我道：「不夠時再來取罷。繼之信上說，盡多盡少，隨時要應付的呢。」我道：「是，是，到了不夠時再來費心。」辭了伯衡回家，暗暗安放好了，就去尋那一位族長大叔公。此人是我的叔祖，號叫做借軒。我見了他，他先就說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你回來了！我正盼著你呢。上個月祠堂的房子出了毛病，大家說要各房派了銀子好修理，誰知你母親一毛不拔，耽擱到此刻還沒有動工。」我道：「估過價沒有？到底要多少銀子才夠呢？」借軒道：「價是沒有估。此刻雖是多派些，修好了，餘下來仍舊可以派還的。」我道：「何妨叫了泥水木匠來，估定了價，大家公派呢？不然，大家都是子孫，誰出多了，誰出少了，都不好。其實就是我一個人承認修了，在祖宗面上，原不要緊；不過在眾兄弟面上，好像我一個人獨佔了面子，大家反為覺得不好看。老實說，有了錢，與其這樣化的吃力不討好，我倒不如拿來孝敬點給叔公了。」借軒拊掌道：「你這話一點也不錯！你出了一回門，怎麼就練得這麼明白了？我說非你回來不行呢。尤雲岫他還說你純然是孩子氣，他那雙眼睛不知是怎麼生的！」我道：「不然呢，還不想著回來。因為接了母親的病信，才趕著來的。」借軒沉吟了半晌道：「其實呢，我也不應該騙

你；但是你不回來，這祠堂總修不成功，祖宗也不安，就是你我做子孫的也不安呀，所以我設法叫你回來。我今天且給你說穿了，這電報是我打給你的，要想你早點回來料理這件事，只得撒個謊。那電報費，我倒出了五元七角呢。」

我道：「費心得很！明日連電報費一齊送過來。」

說罷，辭了回家，我並不提起此事，只商量同到南京的話。母親道：「我們此去，丟下你孀孀、姊姊怎麼？」我道：「孀孀、姊姊左右沒有牽掛，就一同去也好。」母親道：「幾千里路，誰高興跟著你跑！知道你到外面去，將來混得怎麼樣呢？」孀孀道：「這倒不要緊，橫豎我沒有掛慮。只是我們小姐，雖然沒了女婿，到底要算人家的人，有點不便就是了。」姊姊道：「不要緊。我明日回去問過婆婆，只要婆婆肯了，沒有甚麼不便。我們去住他幾年再回來，豈不是好？只是伯母這裡的房子，不知托誰去照應？」我對母親說道：「孩兒想，我們在家鄉是斷斷不能住的了，只有出門去的一個法子。並且我們今番出門，不是去三五年的話，是要打算長遠的。這房子同那幾畝田，不如拿來變了價，帶了現銀出去，覷便再圖別的事業罷。」母親道：「這也好。只是一時被他們知道了，又要來訛詐。」我道：「有孩兒在這裡，不要怕他，包管風平浪靜。」母親道：「你不要只管說嘴，要小心點才好。」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只是這件事要辦就辦，在家萬不能多耽擱日子的了。此刻沒事，孩兒去尋尤雲岫來，他做慣了這等中人的。」說罷，去尋雲岫，告明來意。雲岫道：「近來大家都知你父親剩下萬把銀子，這會為甚麼要變起產來？莫不是裝窮麼？」我道：「並不是裝窮，是另外有個要緊用處。」雲岫道：「到底有甚麼用處？」我想雲岫不是個好人，不可對他說實話，且待我騙騙他。因說道：「因為家伯要補缺了，要來打點部費。」雲岫道：「呀！真的麼？補哪一個缺？」我道：「還是借補通州呢。」雲岫道：「你老人家剩下的錢，都用完了麼？」我道：「哪裡就用完了，因為存在匯豐銀行是存長年的，沒有到日子，取不出來罷了。」雲岫道：「你們那一片田，當日你老人家置的時候，也是我經手，只買得九百多銀子，近來年歲不很好，只怕值不到那個價了呢。我明日給你回信罷。」我聽說便辭了回家。入得門時，只見滿座都擠滿了人，不覺嚇了一跳。

正是：出門方欲圖生計，入室何來座上賓？要知那些都是甚麼人，且待下回再記。